



## 崇福横街

## 穿越千年的运河遗韵

## 人文荟萃 名士风流

## 千年横街 古韵悠悠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横街。脚下是长条形石板铺就的路，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如玉，每一步都仿佛踏入时光的深处。崇福镇这座因京杭大运河而兴盛的古镇，横街无疑是其最耀眼的一颗明珠。隋朝开凿大运河穿镇而过，沿河两岸人口逐渐聚集。地处运河之畔的横街，全长约350米，宽约3米，呈东西走向，南北两侧不时伸出许多巷弄，宛如鱼骨一般。放眼望去，街道两旁古宅林立，白墙黛瓦，飞檐翘角，既简洁古朴，又清新淡雅，尽显江南水乡的婉约韵致。屋檐下的红灯笼随风摇曳，平添了几分温馨与浪漫。

漫步在横街，每一块石头仿佛诉说着过往的故事。隋唐时期，崇福便是漕运商运的重要通道；南宋时期，宋室南迁，沿着京杭大运河，从都城临安出发，崇福成为南北必经之路，也因此成为京畿重地。横街应运而生，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此交汇，商贾云集，豪族聚居，一派热闹繁盛景象。



古运河



颐志堂一角

横街不仅商业繁荣，更是望族集聚、名士乡贤生息之地。这里名门望族辈出，如繁星闪烁。明代布政使劳永嘉的故居、清初浙派诗人代表人物吴之振的守愚堂、清末著名画家吴滔的故居、辛亥女杰秋瑾挚友徐自华的故居等皆坐落于此。这些建筑多为砖雕门楼、梁枋雕刻、马头墙高筑的清末民初风格。

颐志堂是徐自华曾祖父徐克祥于清嘉庆道光年间购置吕氏旧宅后所建，为多进式厅堂建筑。门楼为骑楼，门厅为上下两层楼，面阔三开间。正厅为一字形平厅，三开间，前置轩廊，落地长窗。前楼厅为三开间，有左右厢楼。后楼厅为五开间，两侧有厢楼。各种砖雕十分精美，我注视着门楣上一组砖雕，中间为隶体“清风明月”字样，左右各有两幅砖雕，分别为呦呦鹿鸣、松鹤延年，寓意美好的生活。还有两幅人物砖雕，栩栩如生，寄托着主人的情感。

颐志堂现为徐自华纪念馆。三道门依次递进，匾额分别为“一门风雅”“读书颐志”“读书宝田”，弥漫着书卷之气。1873年，著名诗人徐自华诞生于此。徐氏一

门风雅，诗书世家。徐宝谦祖孙三代时常在琴言室分韵赋诗，于月到楼弹奏乐器、演唱昆曲，被相邻们传为盛事。这与徐宝谦倡导的“风月闲谈书画诗”“家声最好读书声”的家风密不可分。徐自华与秋瑾结拜姐妹并加入同盟会，成为莫逆之交。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秋瑾策划起义在即，深感胜负难料，来崇福与徐自华告别。当得知起义经费短缺，徐自华当即倾尽家中饰物，约值黄金三十两，资助起义。谁知这一次竟成诀别。起义失败，秋瑾遇难，无人敢为其收尸。徐自华不顾生命危险，赶赴绍兴，收尸并葬于西子湖畔。此后，徐自华、徐蕴华姐妹追随孙中山，办教育、启民智，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天井一隅，是一尊徐自华塑像。她坐在椅子上，手捧一卷书正若有所思。一旁的石榴盛放，苍松遒劲，映着才媛的身影，也衬出她襄助革命不凡的一生。

待雪楼是晚清诗人、金石家蔡载樾、蔡锡琳父子的旧宅，建于道光十八年（1838）。该楼主建筑为三间楼厅，厅前天井有墙门。这里曾发生一件风雅之事，由待雪楼主蔡载樾召集，海宁方成



徐自华纪念馆

珪、钱泰吉，江苏沈竹宾等好友齐聚一堂，蔡家兄弟子侄辈及女婿徐亚陶也齐来参加，众人吟诗作文，好不快哉。我原以为待雪楼这富有诗意之名是文人雅士特意为之。现在才知，因方成珪号雪斋，故名“待雪楼”。方雪斋当时感动不已，吟诗两律。以好友之名定为楼名，待雪楼待的是人不是雪，可想感情之深厚、待人之真诚。遥想当年，真是光风霁月般美好。而今，这里是老年人研学字画的场所，四壁挂满了他们的作品，待雪楼已赋予了新的内涵。

## 市井繁华 烟火人间

临街建筑多为两层砖木结构，排门式店铺一家紧挨着一家，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当铺钱庄、皮货商铺、茶馆酒楼和手工作坊一应俱全。褪了色的雕花、生了苔藓的墙砖、吱呀作响的木门，都见证了曾经的繁华。

永丰当临街仅一开间石库墙门，内砌有坚固厚实的风火墙，二进厢楼中柜房、号房等俱全。善长典也是一家当铺，临街门面虽是一开间，但从第二进开始面宽五间。斑驳的石门框、粗壮的立柱，仍能让人想象出当年的盛况。

时不时见到老字号、非遗手工、书画文创、名人工作室等店铺，仿佛时光倒流，回到那个手工艺盛行的年代。蒸笼腾起的白雾裹着甜香扑鼻而来，那是“妈妈的味道”。七八个竹编蒸笼叠成小塔，糯米粉掺入三成粳米粉，蒸出的糕有筋道且不会黏牙。糕体隐隐透出豆沙的暗红，甜而不腻，口感恰到好处。

这种糕形状像银锭，旧时考生进京前都要吃上一块，讨个“必定胜”的好彩头。做松花糕的师傅手持锅铲，将琥珀色的麦芽糖浆浇在松花粉上，糖浆遇冷凝成半透明的薄片，裹入核桃碎与桂花蜜，切成菱形小块。我买了几块松花糕，咬上一口，松花粉像雪花一样纷纷落下。

老字号酱园，黑漆大门上贴着春联，依旧红艳艳的，一股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店内靠墙摆着一排陶缸，上面贴着红纸标签——豆瓣酱、甜面酱、腐乳等。店主正用长柄木勺从缸中舀酱装入顾客带来的瓶罐。“茶色朦胧”院内，几位客人在茅屋下，或坐在木凳上，或倚在竹椅上，泡一壶杭白菊茶，听听老街上的奇闻轶事，时光在慵懒中悄然流逝。

不知不觉已走到横街的尽头，一棵高大的皂荚树，浓荫蔽日，已有120余年。几位老人坐在树下闲聊，想来都是



待雪楼

不约而至。一旁的古运河碧波荡漾，倒映着两岸的绿树人家。千年横街深情地守望着运河，在汨汨不息运河水的滋养下，愈加高古典雅。那种崇文厚德之气，恰似运河之水，绵绵不绝，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

文/图 唐红生